

丈亭老街：孤悬的灯盏

古迹

方其军

人与人讲缘分，人与地似乎同样讲缘分，有些地方近在咫尺，可就是没去过，有些地方千里迢迢，可就是起早落夜地赶到了。丈亭老街，若干年来我时常听闻这个地名，但是，实地一走却是新近的事了。

前几日，有友相邀调研大运河。自余姚城区码头乘坐快艇一路向东，过蜀山大闸后，有人提议，要不在丈亭老街靠岸看看。老远，望见一处鳞次栉比的村落悬浮于水面，如同一族鸱鸢蛰伏在苍茫雪野，而村口的一棵老树向着水面斜逸枝丫，像一行老旧的诗句，修饰着岸上人家的生活图景。我听说过从水上望去，丈亭老街的身姿很是空灵优雅，真实一见，的确美得令人心颤，令人痴醉。最重要的是，那种久远年代遗留至今的古朴气息，可以引诱来访者穿越一轮轮暮鼓晨钟，问候右起句、左落笔的书写者。

我想，在航运时代，丈亭老街是显赫的门户，是照亮行程的华灯。如今，门户开立在了另一头，然而，老街依然以一盏孤灯的姿势，悬挂在时空的屋檐上……快艇驶近了，我抬头望见一行字：郑家渡亭。我曾去看望过陆埠的朋友章画家，他的画室就在郑家渡村。可是，郑家渡村属于陆埠镇，丈亭老街在丈亭镇，这是怎么回事，难道只是重名了？我拿出手机点开百度地图，疑惑顿释：两者中间隔着蓝蓝的一条血脉，遥相呼应。那一条血脉就是姚江，陆埠郑家渡村在姚江的南岸，丈亭老街在姚江的北岸，用的是同一个渡口名称。两岸犹如一母同胞的兄弟，看似各居一地，实则骨肉相连。

我想起章画家曾发过一条微

亲情的豆子

回味

沈春儿

大暑节气，父亲种的毛豆开始收获了。今年种的应该是新品种吧，往年的毛豆似乎收得没那么早。他一次次顶着中午的酷热把刚从豆秆上摘下的毛豆送到我家里，叮嘱我抓紧吃，说是清晨趁着露水摘下的毛豆最鲜。篮子里，一只只绒绒的豆荚，嫩且小，剥开来，豆肉还不甚饱满，小小嫩嫩的豆肉还“穿”着白色的绒衣——有这绒衣的豆子最新鲜，无论做汤、小炒，还是清水煮着吃，都格外鲜美。

毛豆，这个称呼形象又具体，把豆子正当青春盛年时的容貌描绘得真切生动，它最正式的名字应该叫大豆。余姚本地人关于豆子的称呼很奇怪：把豌豆叫成蚕豆，把蚕豆叫成大豆，又给了大豆好几个奇特的名字：毛豆、黄豆。但细细琢磨，确实是我们这样的称呼更加合理：豌豆荚像蚕宝宝般细长，该叫蚕豆；蚕豆个儿最大，最适合叫大豆；大豆浑身长毛，成熟了以后呈黄色，叫毛豆、黄豆很是贴切。父亲将毛豆种遍了整个自留地，早熟的那些，豆秆矮壮，长的豆子却非常密实。每一天花清晨，父亲担着河水将地里的瓜豆类菜苗浇灌一遍，顺手将可以摘的都摘回来。

每年初春，田地里繁花似锦，其中有两种花最为繁盛。一种是白色的，偶尔也有粉色或紫色，小巧，精致，花型有点像蝴蝶兰，但花瓣小得比指甲大不了多少。它们开在细长的藤上，一朵一朵，安静柔嫩，连叶子都是淡绿得让人心疼。这是豌豆花。还有一种花，粉白的花瓣，上面有深深浅浅的纹理，紫黑的花心，远看，似乎是眯着眼睛，它就是蚕豆花。豌豆开花结实略早于蚕豆，因此，清明一过，我们就可以尝到鲜嫩的豌豆。大概豌豆上市半个月以后，蚕豆也就紧跟着上了我们的餐桌。

父亲退休前是乡镇农技站的棉花技术员，退休以后，他把自

信，称明代阁老袁炜曾在陆埠这边的郑家渡口立过一块刻有文章的石碑，且有碑亭护之。村里有老人表示，在年少时见过石碑和碑亭，碑上行文所记，大约是在此渡口送行当地一名女子北上进宫。只是可惜，石碑在较早的年代被毁了，如今已然无迹可寻。然而，对于无论南北的郑家渡口，我不禁有了一种别样的审视。传说中的碑文现在无从考证，我曾翻阅袁炜的《袁文荣公文集》，也没见过与此可以对号的文章。但是，沿此渡口相传的历史线索，在乡的袁炜曾在这里摆渡的熟客，毋庸置疑。袁炜从袁马经车厩最便捷的渡口，只能是郑家渡了。

听说，丈亭老街所处的位置，恰是附近凤凰山延伸而下的山脉尾处，在姚江岸边突然急转直下形成陡峭地形，对于姚江而言，这里自然成了深水良港。于是，在水运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年代，这里十分繁华与喧闹。我站在岸上，背着姚江，痴痴地望着老街的弄堂口，心想，行色匆匆的异乡商贩来过多少？如今的丈亭老街，已是有些凋零了。我往老街深处行走，所见屋舍大多是空的，一路走着，只遇到两三个尚在此居住的老人。老街，枯萎得就像被风干的标本。

然而，作为标本，丈亭老街附着了丰富的人文蛛丝与历史马迹。那些人去楼空的高高木屋，挤着窄窄的街弄，将蓝天也挤出了一溜儿。纵然破败芜杂但似乎高擎着旧日的骄傲，细看不难发现，曾经贸易与人居的火热场景，在这里留有触手可及的余温。我相信，由显而易见的规模判断，店铺、作坊、酒楼以及银行雏形机构组成的丈亭老街，其在数百年前的繁盛指数不亚于如今的县市甚至地市的中心街道。这并非虚言。否则，名重朝野的大诗人陆游何以曾留驻此地并留有诗作《发丈亭》？强劲的文化磁场通常在雄厚的经济基础土壤上生长。

航船和南塘河

慢时光

仇亦斌

在陆上交通不发达的年代，航船是昔日往返宁波城乡、走亲访友的主要交通工具，于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塘河上的航船。

南塘河从唐代以来，作为水上官道之一，是漕粮船、官船进出宁波城的重要通道之一，其对甬城的重要性不比三江低。旧时宁波的大江、塘河、月湖通过护城河互为沟通，拥有一张以老城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水网，即“三江六塘河，一湖居城中”的分布格局。这六条塘河是鄞西的南塘河、中塘河、后塘河，鄞东的前塘河、中塘河、后塘河，都是主干航道。

当年的南塘河不仅带来了水流，还汇集了人、物和消息。名闻遐迩的有南门三市，逢三逢八的市集之日到来时，四邻八乡的人们就会顺水路远道赶来，航船给城里带来了山区物产和源源不断的乡民。

儿时，想去宁波城，从鄞州区洞桥镇罗家漕村的凉亭渡口出发，要先过下江（鄞江）。摆渡的是艘水泥船，摆渡者是住在对岸的一家人，夫妻俩和女儿都会撑船。到了

对岸的唐家堰村，还要步行半个小时到洞桥沙港村的章远桥附近，那里有个航船埠头。等到坐上船，再晃悠几个小时才能到南站附近的航船埠头。

记得那时的航船是铁壳船，封闭式的，里面有一些座位，船顶上可以放很多行李和杂物。航船用的是柴油机，噪声很大，但那时并不觉得吵，反而觉得这声音带劲，尤其是航船停靠和驶离码头时的汽笛声，很是振奋人心。航船的速度不快，但毕竟比人撑船快多了。我喜欢靠窗的位置，可以看沿途的风景，但这样的位置不易得，加上舱内的空气不算好，我有时宁愿站在船头或船尾的门边看风景。除了水，还有沿岸的树木、庄稼，在村落附近能看到很多房子、古桥和河边的人。在河埠头洗衣或洗菜的人看到航船来了，总是会站直了身子，否则航船掀起的波浪就会打湿他们的衣衫。

如果运气好，还能看见鸬鹚捕鱼的情景。宽阔的河面上，只见一个渔夫撑着一艘小船，竹竿上停着好几只黑色的鸬鹚。渔夫用竹竿将鸬鹚赶下水，鸬鹚轻灵地腾空跃起，钻入水中，过一会儿才浮出水面。渔夫伸出竹竿，鸬鹚便跳跃其上，竹竿再往舟上一搭，鸬鹚就上船了。因为有草绳把鸬鹚的颈部绑

住了，鸬鹚没法把捕到的鱼吞下肚去。渔夫抓过鸬鹚的脖子，用手轻轻一捏喉囊，囊内的鱼就会挤出来，有时会有好几条。那时我常傻想：要是我家也有鸬鹚就好了，这样我就能天天吃鱼了。

有水必有桥。南门附近的甬水桥有“城南第一桥”之誉，南面镌刻一联：“瑞气来它山，横亘南河成集市；嘉名著甬水，高飞东甬作通津”。离它不远的启文桥蕴含“启启文风”之意，还留有“秀影跨虹甬水爽”的残联。继续往鄞江方向行驶，在石碇街道北渡村有听泉桥和还金桥。这两座桥和民国时期的“钟表大王”孙梅堂有关。孙梅堂出资重建了还金桥，将原先的石桥改建或宽阔的石墩水泥桥，至今将有百年，桥身完好如初。而三孔石梁桥——听泉桥也是孙梅堂重修的，在桥修好后，他出重金求当时寓居上海的康有为题写了桥额，这在宁波的古桥中算是头一份。而洞桥镇沙港村的鞞仙桥和章远桥则相对朴实无华，却经久耐用。洞桥村里有老洞桥和惠明桥，鄞江镇上有光溪桥。这些桥中，有好几座跻身宁波“十大名桥”之列。

南塘河悠久的历史，滋养了很多千年大族，南门袁氏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个家族历史上出过一位叫袁

甫的状元，还有“淳熙四先生”之一的袁燮、甬上著名学者袁梅。还出了一位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全才，他就是集演员、编剧、导演、电影事业家于一身的袁牧之，他的故居至今仍保存在南塘河边。洞桥镇沙港村的全氏家族也是望族，后代中最有名的是清代的全祖望，其故居也在南塘河边上。洞桥村的楼氏家族，南宋时期出了楼钥，曾官至吏部尚书。

那时，基本上是父亲或母亲带我们几个小孩坐航船去宁波城里走亲戚，随身带了很多东西，有临行前刚做好的年糕、四季的农产品等。带回的则是亲戚送的或是在乡下买不到的东西。过了几年，人们开始坐车进城了，但那时的甬临线还是砂石路，且老在修，车子开过要吃一路的灰。于是人们就在心里念叨：还不如坐航船呢，虽然慢，但至少不会吃灰。可是南塘河的航运还是慢慢地没落了。

四明苍苍，逝水汤汤。南塘河之水由清变浊，现在经过整治，又由浊复清，鄞江至石碇段应该是市内最干净的河流，可以直接洗刷、游泳。如果能修复两岸的古迹，举行龙舟、皮划艇等赛事，必能振兴鄞西的旅游。到时如有游船，我定会像儿时一样去乘坐——但愿这不仅是一个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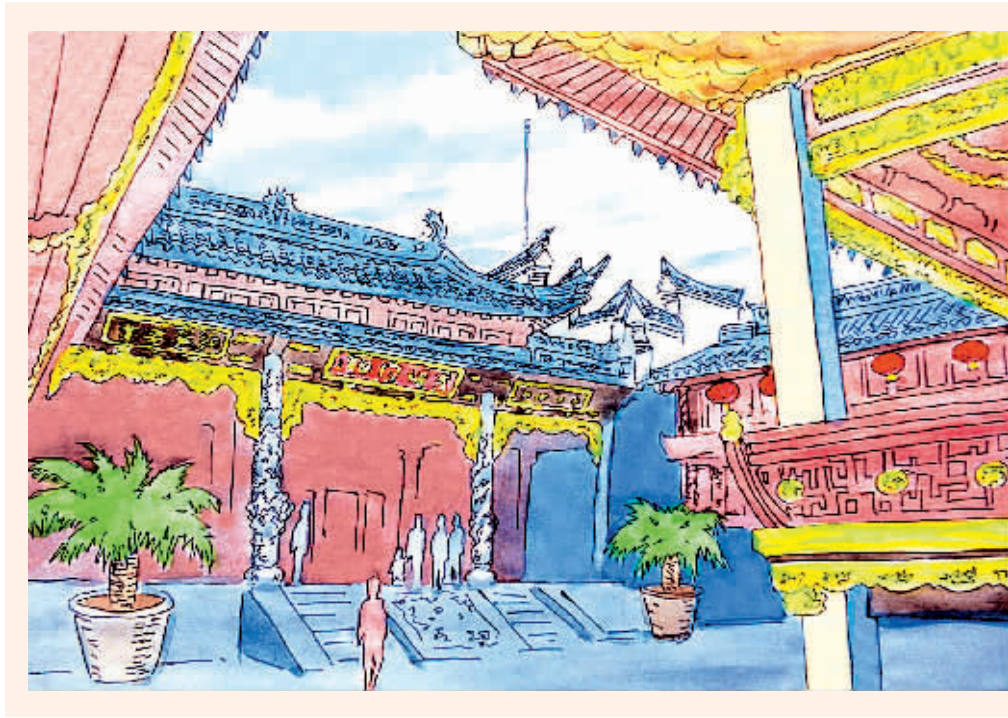
甬城绘

庆安会馆

庆安会馆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，落成于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既是祭祀天后妈祖的殿堂，又是舶商航工娱乐聚会的场所，是江南为数不多的融天后宫与会馆于一体的古建筑群之一。庆安会馆建筑装饰采用砖雕、石雕和朱金木雕等宁波传统工艺，堪称宁波近代地方工艺之杰作，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。

2001年6月，庆安会馆作为清代古建筑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（丁安 绘）



慈溪月季花的那些事儿

老照片

桑金伟

月季因花期长而又称“月月红”，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，素有“花中皇后”的美誉。中国人把玫瑰、月季和蔷薇称为“蔷薇科中三杰”，但在英语中它们统称“rose”。rose在西方广受青睐，而月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十分显眼，但它在慈溪却受到特有的礼遇——2000年，慈溪市正式设立优秀文艺作品“月季花奖”。

月季花奖表达了慈溪这座城市对待文学艺术的一种态度。月季花缘何成为奖励的品牌？月季花是慈溪的市花。1988年，慈溪撤县建市，开展了群众性的市树、市花评选活动，樟树和月季花在评选中脱颖而出。

那么月季花又缘何会成为慈溪市花？这里要说到父子二人。过去慈溪浒山西门桃子竹篁弄里住着一个叫施健的人，其父施一中（1900年—1980年），字定，号金陵，曾留学法国园艺系，主攻蔷薇科。1940年前后，施一中回国后进杭州植物园工作，为高级园艺师。据说此类人才当时浙江仅此一员。

1958年，只因一句话，施一中被划成右派，后回故乡务农，是年16岁的施健也随父返乡。一个留洋专家种田，在那个年代并不稀奇，此后，施一中在牧场山东侧的桃园里悄悄培植了月季花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父子俩创办浒山红绿园艺场，他们通过与法国朋友互赠丝绸和月季名品的办法，获得了花种。

1980年，施一中因病辞世，追随父志的施健在剑山上开办苗圃，翌年改名为浒山镇花木公司，主要培植月季花，品种有700多

个。20世纪80年代，这个花木公司的月季花畅销各大城市，浒山被誉为新兴的“月季之乡”。月季花的盛开，让浒山一带农民的生活红火了起来，一株月季幼苗能售二三元，名贵的“特大黄”甚至卖到了15元，而当时普通人的月工资只有36元。

施健（1943年—2011年）因此成了浒山“西门四大才子”之一，“西门四大才子”是：“一颗牙齿，一朵花，一只南瓜，一条蛇”，即一位医术高超的牙科医师，一位绰号为“黄南瓜”的能人，一位蛇医，“一朵花”自然是施健了。他们都是改革开放后最初的弄潮儿。当时我也曾慕名去剑山写生过，并在那里初识了大名鼎鼎的园艺世家的后人施健先生。可惜如今先生、花木、剑山均已不在了。

这里要再提一个人物，那就是“新中国邮票设计第一人”孙传哲先生。孙传哲（1916年—1995年），生于宁波市海曙区，1933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国画系，193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，师从

徐悲鸿。孙先生曾任邮票发行局邮票设计室主任，他一生致力于中国邮票事业，设计了多门类新中国首套邮票。1980年，邮电部通过“海选”，评出了30套最佳邮票，其中由孙传哲设计的占1/3多。

欧洲人利用中国月季与当地蔷薇杂交，培育出许多优良的品种。相比之下，月季故乡的中国反而落后了。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促使孙传哲想通过设计月季邮票为中国争光。于是他找来大量资料，反复观摩，并请教园艺专家，花了一年多时间，搞出了第一套设计图稿。但事后发现，图稿上的10种月季均非我国培育的品种。这对一心要在邮票上展示中国月季的孙传哲来说，是一个不小的挫折。他决心推倒重来。园林专家告诉他，中国的月季花大多分布在苏浙一带，探花心切的孙传哲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他的足迹遍布南京、苏州、上海、扬州、无锡各地，并在杭州得知施一中的家乡慈溪浒山名贵月季很多，于是专程来到剑山。那时是我集邮的狂热期，并正在筹建县邮协，得知我崇拜的孙老已抵浒山，

欣喜若狂赶去拜望。

从1982年到1983年，孙传哲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月季邮票的设计中。1983年，邮电部决定发行此套邮票，翌年4月20日《月季花》邮票发行。首发那天，为了纪念浒山的“月季花”与这套邮票难得的情缘，我特地制作了《月季花》邮票首日封。1986年元旦，慈溪县集邮协会成立，本人当选为副会长。我给孙先生寄去了贴有他设计的《月季花》邮票、盖上“浒山”邮戳和县邮协成立纪念邮戳的纪念封。之后他回赠我亲笔签名封。

从“月季之乡”的声名鹊起到月季成为市花，再到月季花奖的设置，前者为后者铺垫，后者为前者接力，显示了慈溪这个城市的品位和活力。

日前，还意外获悉：施健女儿施丽敏从加拿大回慈创办了月季苗圃。她说将通过努力，使慈溪月季重新飘香，她的目标是建立慈溪月季花园。我想，要是施一中、施健、孙传哲先生地下有灵，也会感到欣喜的。



施一中（左一）留欧前在西泠印社留影。（桑金伟翻拍）



施健在家中。（桑金伟 摄）